

斛兵文丛
HuBing WenCong

◎ 余昌谷 著



当今小说掠影

angjin Xiaoshuo Lüeying



◎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斛兵文丛

当今小说掠影



余昌谷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今小说掠影/余昌谷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3.11
(斛兵文丛)
ISBN 7-81093-053-2

I. 当... II. 余... III. 小说—文学评论—中国—当代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3741 号

斛兵文丛
当今小说掠影

策划编辑 朱移山

责任编辑 疏利民

出	版: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屯溪路193号
电	话:总编室:0551-2903038 发行部:0551-2903198
版	次:2003年11月第1版 2003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印张:76.8 字数:1920千字
发	行: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邮	编:230009
网	址:www.hfut.edu.cn E-mail:press@hfut.edu.cn
标准书号:ISBN 7-81093-053-2/I·6	
全套定价:160.00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余昌谷,安徽宿松人,1973年1月毕业于安徽劳动大学中文系,1982年1月调入安庆师范学院,从事学报编辑工作。在国内报刊发表文艺学论文50余篇、当代小说评论30余篇、编辑学论文10余篇。论文《论张弦短篇小说的结构艺术》、合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础》获安徽省社会科学奖。现为《安庆师范学院学报》主编、编审,安徽省文学学会副会长,安徽省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副会长。

序

凡是和余昌谷打过交道的人，无不称赞他为人忠厚、质朴和正直，他的文章，或者说他的批评文风，也正如他的为人一样，始终保持着求真务实的风格，不讲空话，不讲套话，不讲溢美之词，不摆指手画脚的理论架式，不搞东拉西扯的无味铺陈，不搞哗众取宠、言过其实的炒作，而是在深入研究批评对象的基础上，深入细致地分析文本，解读文本的思想内涵，探讨或论述文本所展现的艺术表现形式方面的诸般特点，在解读各种不同作家的不同文本中，寻求或概括小说美学的一般性规律。

《当今小说掠影》是评论当代小说的论文集，但同时也可以被视为具有系统学理性的当代小说学。因为它不只是解读了国内一批著名作家的各种不同内容、不同风格、不同艺术个性的小说，分析和论证了它们各自具有的思想艺术特征，使它成为人们了解、把握、认识新时期的当代小说的一本非常有价值的读物，同时它还从宏观的概述和微观的提炼中，将小说

艺术的许多规律性东西，分别从不同的论文中加以阐述，对小说的叙事、结构、文体形式、人物塑造、人物心理开掘、风格、地域色彩、意蕴、历史感和人文精神的失落与重建等种种问题，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和论述，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本批评文集，同时又是一部颇有学术品格的小说学专著。它虽然不像一般专著那样有次序，分层次，定范畴，按系统地从历史渊源到发展过程来论述小说学的诸般原理，但它结合当代小说创作实际，结合不同作家的不同实践，在对各家各派小说的评论中，提炼或概括出小说创作的某些基本规律，会使我们从具体的解说层面，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概念层面来领悟小说原理的方方面面。这本论文集共分三大板块。前两部分既有各篇的独立性，也有相互的关联性和组合性。第一板块是从解析当代小说名家名作中，以理论到创作再到理论的论证方式，阐述当代小说的“开放性结构形态”、“新写实主义品格”和“小说象征蕴涵的美学特质”等小说美学原理的若干问题。第二板块则是运用从创作到理论的反反复复论证方法，解析鲁彦周、张弦、湛容、刘震云、肖马、铁凝等人的创作入手，从文本解读上升至理论概括。一方面解析了文本的思想内涵、社会意义；另一方面则更着重于探求小说创作的内部规律。例如谈张弦的三篇论文，一是论述短篇小说的“结构艺术”，一是谈“抒情艺术”，一是谈“心理描写艺术”；谈湛容的是讲“幽默风格”、“文体特征”；谈肖马的则是开掘作家的“历史意识”；谈刘震云则纵论“写实风格”；谈熊尚志则着眼于“地方色彩”。这一组论文的最大特色是作者的批评指向，不仅仅是着重解读作家写了什么及所写的这些东西的思想艺术价值，而是更加关注作家怎样写的，并将这个或那个作家的怎样写，概括为小说美学的某些基本原理的应用或体现，从而使某一位作家怎

样写的艺术经验，具有了普遍性的原理意义。这样，余昌谷的小说批评，便不是一种平面式的解读，而是将批评与理论融为一体，使批评更富理论深度，使理论不流于空泛或游离实际。尽管余昌谷很谦逊地把本书命名为《当今小说掠影》，意思是他只是浮光掠影地看了看、谈了谈他对当今小说创作态势的观感，其实他对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研究是比较深入而又细致的，他选择的批评对象各具代表性又各具特色，且反映了那一时期小说家们在创作上的探索、思考与创新，因而他的“掠影”，便不仅涉及了新时期小说创作发展变化的面影，更是考察和归纳了这时期一批作家在小说内容和形式方面的创新求索，并将不同作家的不同经验，提到小说美学的理论层面加以梳理和探究，有意无意地对这一时段的小说创作的艺术经验进行了一次小结，这对小说艺术进一步走向成熟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余昌谷将批评与理论融为一体的文风，既有利于文学受众解读文本和提高欣赏水平，也有助于作家总结和提升自己的艺术经验，可能促进某些作家将创作过程中迸发的某种艺术灵感上升为美学理念，从而更好地释放自己的艺术潜能。

这本论文集另一显著特点是文风质朴，论点鲜明，论证严谨，无论是解读文本或展开理论分析，作者总是紧紧扣住文本，从文本入手，有层次并且是多角度地进行他的评述和理论探究。他从不搞那种脱离文本东拉西扯式的所谓漫评，从不搞摆谱式的、指手画脚的或乱操甚至生造理论术语的空头议论，也不搞胡吹乱捧式的炒作，更不搞应景式的、应酬性的、人情委托性的、追风赶浪式的随意性批评。作为一位求真务实的批评家，余昌谷的批评风格，是建筑在高度尊重批评对象，高度尊重作家主体意识，高度尊重文本的基础上来拓展他的批评视野的。无论是宏观俯视或微观透视，他总

是细致入微地解读作品，同时又把这种解读提升至理论高度，使之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理。文集中有三篇文章评论张弦，三篇评论谌容，四篇评论鲁彦周。这些论文每篇各有侧重点，每篇都抓住一个具体角度，且围绕这个角度，结合作品实际，多层次、多侧面地把每个艺术课题谈深谈透，在解剖或小结一位作家的某种艺术方法的同时，事实上也就触及到了小说美学原理的若干根本性问题，例如叙事学、风格学、结构学等，我们倘把他评论一个人的几篇文章连起来读，便会感到它们之间存有联系，感到批评家对作家既有总体把握又有局部性分解研究，说明余昌谷的批评文风确实在求真务实方面是下了功夫的。他的文章好读也耐读，不用新词但有新意，不摆理论工架却有理论深度，不追时尚却有时代气息，在批评风气不振的条件下埋头于批评事业，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我结识余昌谷有 20 多年了，尽管因所居地方不同，我们不能经常谋面和经常盘桓，但在理论界的交往还是比较多的，我很敬重他。他始终是老老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做学问，老老实实写文章，不论社会刮什么风，唱什么曲儿，也不论评论界冒出多少花花样，他似乎都不为所动，依然故我地坚守求真务实的批评，坚守真善美的理念，坚守批评主体的良知，坚守不炒作、不媚俗的文风，一步一个脚印地在文学批评园地里深耕细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当然余昌谷在文艺理论上还没有达到精深的地步，对小说艺术的研究也没有做到全面而又入微，如果说我还有什么期望的话，一个是建议他在小说学方面做一番有系统、有理论深度的研究，结合中外各家各派的艺术实践，完成一部非小说程式的小说学，一部对前人有总结，对今人有启示，对后人有益的小说学。另一个期望是在语言表述上除保持现有的质朴文风

外，不妨在行文中注入些批评主体的感情，且应讲究文采，力求情、理、文并茂，使理论批评文章的面目变得更亲近。

苏 中

2003 年 8 月

目 录

序..... 苏 中

当今小说象征蕴涵的美学特质 1

当今小说的新写实主义品格 15

当今小说的开放性结构形态 26

当今小说的三种叙述方法：模仿·隐秀·反讽 ... 38

当今小说文体形式的变革 52

当今小说中的动物世界 60

当今小说中阻碍改革的人物形象的塑造 74

当下小说精神的失落与追寻 85

鲁彦周新时期中篇小说的创作特色 95

鲁彦周小说结构的电影化特征 109

张弦短篇小说的结构艺术 123

张弦短篇小说的抒情艺术 139

张弦短篇小说的心理描写艺术 151

湛容小说的结构特点 158

谶容小说的幽默风格	174
谶容小说的文体特征	185
肖马中篇小说的理性因素	199
肖马中篇小说的历史意识	207
熊尚志中篇小说的地方色彩	213
刘震云中篇小说的写实品格	224
曹征路中篇小说漫议	238
石楠传记小说评析	251
铁凝短篇小说创作概观	264
心上的琴弦是怎样被拨动的	276
——评《天云山传奇》	
折射时代悲剧的女性命运	281
——读《杨花似雪》	
《命运》——富有特色的新作	286
我看《当代人》	292
耐人寻味的“最后一瞥”	298
——《乡场上》结尾艺术赏析	
令人心碎的苦难岁月	304
——《不会流泪的树》读后	
得其心 传其情	309
——谈《翰墨情》中邓石如形象的塑造	

来自生活的光彩	313
——读《振风》创作辅导中心学员的一组小说	
《彩虹坪》结构艺术三题	318
一曲悲怆而又壮美的浩歌	331
——评长篇小说《时代悲歌》	
应重视“谈当代”	335
后 记	337

当今小说象征 蕴涵的美学特质^①

仅仅就当今一系列具有象征意蕴的小说命名来看，比如《迷人的海》、《北方的河》、《花园街五号》、《银杏树》、《红罂粟》、《大林莽》、《月食》、《围墙》、《纸铐》、《铁床》、《干草》、《井》……人们就可以知道作家们对象征艺术有着怎样浓厚的兴趣。如果越过这一文学现象的表面，探视其内在发展、变化，则更可以悟出：象征蕴涵已成为当今小说家们的一种自觉的艺术追求。它不仅显示了创作界的小说观念的微妙变化和审美意识的提高，同时也直接地、有效地丰富了小说的思想容量与传达途径。

象征，作为一种文学手法，“可以粗略地说成是某种东西的含义大于其本身”^②，因而

① 此文原载《江淮论坛》1987年第4期。

② 劳·坡林：《谈诗的象征》，《世界文学》1981年第5期。

它是以多层性或辐射式的寓意方式把握世界的。这种寓意方式虽不排斥故事情节的编织和人物性格的刻画，但它并不以此作为自己的最终创造目标。它的目标，要比一般的故事构筑、一般的情节设置、一般的性格描写，具有更为宏阔高远的审美特质。桑塔耶那曾在《美感》一书中说：“艺术表现可以区分为彼此相关的两项，第一项是实际呈现出的事物，一个字，一个形象，或一件富于表现力的东西；第二项是所暗示的事物，更深层的思想、感情，或被唤起的形象、被表现的东西。”在一部完美的作品中，这两项应是不可分割地结合为一个整体的。如果我们把第一项看作是作品的表层结构，那么，第二项则是属于深层结构。一部作品，当作家能够依靠象征的蕴涵性与张扬力，亦即那种结构行程中的暗示意识，揭示出某种普遍性的人生内容时，这个作品便获得了超越表层结构描写的审美空间，具有超越时空的深远意蕴。它的意境或典型形象就能在读者心目中成为某种“共名”而被吸收和改造，读者即以自己不同的心境和处境而代入不同的经验内容。这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提供给人们的富有思情韵味和想像天地的艺术世界，也是它们传世而不衰的最内在的秘密。就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的最高技巧，乃在象征蕴涵。

依据一般的考察与分析，象征蕴涵给当今的小说艺术造成了这样一些美学特质——

哲理概括。这种美学特质在于：作品不仅仅是向读者展示了生活的客观面貌，更重要的是借助这种展示向人们传达出作家对世界的审美感受和对人生的复杂体验，以及他的情绪、欲望、理想、评价等。创作是情感活动、审美活动，也是认识活动。“没有思考和分辨，艺术家就无法驾驭他所要

表现的内容。”^①文学的特殊性只在于这种思考和分辨始终伴随着生活的血肉，伴随着鲜明的形象感受和强烈的感情色彩，是个别与一般的统一，理解与感受的统一。这种对生活本质的认识和对具体形象的感受之不可分割的结合，在当今众多的小说中，便是经由象征蕴涵的艺术把握方式而实现的。这种象征蕴涵，既使形象包孕了哲理，又有了“更遥远的思想、感情”，因而远远超过那种表层摹画的简单形象。同时，也由于小说的各种形式要素只是象征蕴涵的载体，便使哲理获得一种感性的观照，形而上的东西获得了形而下的表现。这样，小说中的哲理就不再是某种外在的东西，而是渗透于其间的一种内在机制，成为小说的一种美学特质。像孔捷生的《大林莽》、陆文夫的《井》、肖马的《纸铐》都可以说是在象征蕴涵中，容括了作家对社会生活底蕴的感慨与思考，显示了他们对人生、社会、历史的哲理概括。《大林莽》描绘了五个思想性情不同的青年，因执行一项愚蠢而不可抗拒的使命闯入了绝无人迹的莽莽大森林，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一种冷酷无情的悲惨命运，一种“迷途难返”而不得不付出生命代价的绝境。作者把这一切置于十年动乱之中，让人们由此悟出：如果说十年动乱中最可怕的政治悲剧是愚昧与权力的结合的话，那么，最令人痛心疾首的个人性格悲剧则是愚昧与信仰的结合。正是这种结合产生了千百万人带有极大破坏性的情感迷狂。《大林莽》从对这种情感迷狂的解剖中，去历史地审视时代的悲剧，从而启示人们对我们这个民族、时代，乃至人类社会进行深沉的哲理思索。《井》描写主人公徐丽莎一生经历了解放后种种不正常的政治生活，直到新的历史时期，仍然争取不到专

^① 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359页。

志于事业和家庭幸福的权利，于是带着悲愤投井而死。读完这篇小说，人们都会陷入沉思之中：像徐丽莎这样单纯、善良的女子，何以在她的人生旅途中，直到今天还会陷落于沼泽之中，无论如何挣扎，也未能摆脱没顶的可悲命运？原来，她一生与之相伴的那口“井”，是一口沉积着封建意识的“古老而很难干涸”的历史深井。解放后，我们并没有从精神上彻底填平它，致使其底层又新增添了徐丽莎的冤魂。因此，通过“井”这一象征意象，作品写出了真实的真实感和历史的深厚感，刨出了阻碍生活前进的一条非常长的老根，即历史上渗透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中的封建意识，到今天仍潜在地毒害着人的灵魂，吞噬着弱者的生命。而作品的整个主题也因此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性和深远的哲理性。《纸铐》的象征意义也是巨大而深沉的，它贯穿于整个作品之中，成为作品潜伏的总体思想和暗示性的哲理主题。“纸铐”作为迫害老干部的一种刑具，随着那个动乱年代的结束，已经没有人敢动用它了，但作为一种无形的精神枷锁，它至今仍束缚着人们的心灵，阻碍着时代的前进。虽然，我们民族改革的浪潮已经到来，但生活中的许多人“还被一张纸、两个洞铐得一动也不敢动”。于是，作者借助这一物象挖掘了多年来社会生活延续下来的历史沉淀，以及那种潜藏在人们心灵深处的“左”倾思潮的阴影。正是它们缠裹着历史前进的脚步，阻碍着改革的进程。唯其如此，这个中篇于一个迹近荒唐的故事中展示了特定时期的世态人生相和社会心理流，显示出一种深沉的思辨力量。

歌德曾在回答他的秘书爱克曼关于一部作品怎样写才会产生审美效果的问话时说：“那必须是象征性的。这就是说，每个情节必须本身就有意义，而且指向某种意义更大的

情节。”^① 这就是要求作家从现实上升到哲学的意义上对生活作整体的把握，使之显示出“更加普遍的东西”。从我们对上述三个作品的分析都会看到，“大林莽”、“纸铐”、“井”之所以具有超越自身的启示力量，原因正在于它们能“指向某种意义更大的情节”。一方面，它们是具象，是艺术实体；另一方面，它们又获得了自身意义之外的表现力，可以离开自身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在无限中延伸，进入人们的思维和生活，引起人们经久的回味和思索。这样，它们便突破了“感性的限制”，而进入到哲理的层次。整个作品，也经由它们富有创造性地跨越了自身的表现内容，而在本体的土壤上腾起一个新的、既与直接的表现对象密切相关，但又不局限于题材内容的理性世界。所以，读这样的小说，读者的思想也会产生一种扩张，通过具体的生活画面而走向整个社会和人生。

诗化倾向。这种倾向当然不是指诗的那种押韵、顺口、易诵，或指小说要像诗人那样用彼得拉克体或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式来分行写作的外在形式，而主要是指小说不再偏执于单纯地描绘和叙述客观外部事件，它具有强烈的表现性。这种倾向充分显示出当代作家已不满足于在小说中编织一个完整的、哪怕是十分动人的故事，而希图在有限的形象材料中包孕一种相对无限的、很难用几句话概括与表达的思想寓意。象征方式由于它所具有的蕴涵性，所暗示的“辐射”和“透视”功能，恰好迎合了作家们的这一审美趣味与要求，于是它在小说中获得了滋生蔓延的土壤。并且，由于象征原是属于诗的，当它从诗的王国款款而来，也必然给小说注入了诗的因素与韵味，诸如诗的那种主情性、凝练性、含

^① 《歌德谈话录》第99页。